



中山大學
禪宗與中國文化研究院
Cha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
• SUN YAT-SEN UNIVERSITY •

旭日·中國文化叢書

經史之間

中國古典學論集

——周春健 著



巴蜀書社

海外篇

旭日·中国文化丛书

经史之间

中国古典学论集

——周春健 著——



CBCCI

中山大學

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

Cha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

• SUN YAT-SEN UNIVERSITY •

巴蜀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史之间:中国古典学论集/周春健著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2018.2

ISBN 978-7-5531-0921-3

I. ①经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经学—文集 ②史学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Z126-53②K09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22791 号

经史之间

——中国古典学论集

周春健 著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| 李 蓓 |
| 出 版 | 巴蜀书社 |
| |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|
| | 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 |
| 网 址 | www.bsbook.com |
| 发 行 | 巴蜀书社 |
| | 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照 排 |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|
| 印 刷 |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|
| 版 次 | 2018年2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|
| 成品尺寸 | 250mm×175mm |
| 印 张 | 24 |
| 字 数 | 340 千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531-0921-3 |
| 定 价 | 76.00 元 |
-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题 辞

时光如水，逝者如斯！自武汉徙居岭南，倏忽已逾八载。广州城市空气的自由与包容，中大校园环境的别致与优雅，哲学系学术节奏的紧张与国际化，是我人生中美好的相遇。

由于原来所学不出文史，对于哲学毫无素养，故而在 2009 年承乏中大哲学系讲席后，便十分努力地向身边前辈求教。然因个人资质愚钝，始终无法悟得哲学精义，甚至一度出现“邯郸学步”之窘境，情绪曾经颇为低落。

所幸有周围师友的鼓励与提携，自己亦慢慢重拾信心。中大八年，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三个学术研究方向：一为四书学，一为诗经学，一为文献学。奉献给读者诸君的这部小书，便可算作中大八年读书问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。书中收录近年来所撰学术论文 17 篇，厘为三组，依照“诗经学研究”、“辽金元四书学研究”、“文献学研究”之次序排列。为了方便读者把握大要，于每篇之前，均撰写了简短提要。

书名题为“经史之间”，用意有二。从内容上讲，无论诗经学、四书学还是文献学，题材所涉均为经、史。从方法上论，个

题

辞



人对于经学问题的研究，往往采取古典史学的角度；对于史学问题的研究，往往站在传统经学的视野。在研究过程中，有意识地关注经史之间的关联与张力，虽名“之间”，其实却是试图展现传统经史之学的“合一”。至于副标题的“中国古典学论集”，一方面是为了呼应五年前我的第一本论文集《经史散论——从现代到古典》，表明个人的古典学转向；另一方面，近年在学术研究过程中，也试图尽力体现葆养古典文明的古典学特色，本书正可算一点尝试。

本书诸文的写作与发表，曾经得到刘小枫师、陈少明师、杨海文师、梁涛师、陈静师、罗传芳师、聂运伟师、罗萍师、秦燕春师、彭彦华师、肖永明师、徐道彬兄等诸位师友的指点与提携，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！

2014年底，由中大哲学系资深教授冯达文先生任院长的“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”正式成立，并计划推出“旭日·中国文化丛书”。蒙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不弃，允准将拙稿列入其中出版，不胜荣幸！拙稿在出版过程中，亦曾得到上海师大石立善兄的帮助，在此表示衷心感谢！

“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与秋其代序。”读书治学，总在路上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惟愿在追索中继续前行！

周春健

丁酉蒲月于中大“习之堂”

目 录

诗经学研究 /001

《周南·螽斯》诗教义发微 /003

《周南·樛木》“樛木”、“君子”辨说 /026

“宴尔新昏，如兄如弟”与儒家伦理 /043

也谈《诗经》学史上的“假历史”和“假道学” /056

辽金元四书学研究 /091

辽金元三代的经学发展及其特征 /093

《孟子》在辽金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/114

试论金人赵秉文的孟子学 /128

金人王若虚《孟子辨惑》考论 /142

著述体式与元代四书学 /187

元代“年谱传记类”孟学著述三种考议 /214

论元人的“四书六经观” /232

元西域人廉希宪与孟子学 /252

辽金元三《史》读札 /280

元代科举之罢与蒙汉观念之“冲突” /290

文献学研究 /311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叙论》疏证 /313

《汉志·诸子略》“九流十家”次序考议 /330

日藏南宋刊单疏本《毛诗正义》(郑风)校读记

——兼议版本与学术的关系 /359

经 史 之 间

经 史 之 间

经 史 之 间

诗经学研究

- ◎ 《周南·螽斯》诗教义发微
- ◎ 《周南·樛木》“樛木”、“君子”辨说
- ◎ “宴尔新昏，如兄如弟”与儒家伦理
- ◎ 也谈《诗经》学史上的“假历史”和“假道学”





《周南·螽斯》诗教义发微^①

提要：《毛诗序》对《周南·螽斯》诗教义所作阐说，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。后世经师有反序派、尊序派，对《诗序》的理解并不一致，讨论主要围绕“后妃不妒”和“子孙众多”两个关键词展开。汉郑玄、唐孔颖达等笺疏《诗序》，认为《螽斯》讲“后妃不妒，若螽斯不妒”；宋代“反序派”欧阳修、朱熹等认为《螽斯》讲“后妃不妒，非螽斯不妒”；南宋“尊序派”范处义、张纲等认为《螽斯》讲“由螽斯不妒，而后妃不妒”；又有经师认为《螽斯》讲“非螽斯不妒，非后妃不妒”；今文《韩诗》则认为《螽斯》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“多”，更在于其“贤”，所谓“母教圣善，不止不妒而子多”。然而如上诸家，都未从根本上颠覆《毛诗序》之说。“借问中宫谁作范，千秋宜把后妃师”，《螽斯》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，且关乎皇室安宁、子孙昌大之“国家大事”，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。“现代诗学”反对《毛诗序》，提倡在“就诗论诗”原则指导下解诗，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，然实未得“诗经”之

^① 本文发表于《中山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1年第2期。

本相，与“古典诗学”相去甚远。

引子

尽管在古典时期即有不少学者竭力反对《毛诗序》^①，但自汉代以来^②，由《诗序》文字所承担的《诗》的风教意义，无疑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。“儒家在品质上是政治哲学”^③，这话说得很到位。《诗》作为儒家经典之一，在长达两千余年的经学时代，也正是主要在政治领域借助帝王移风易俗，治国安邦。换句话说，《诗》学在经学社会，一直占据着一种“王官学”的政治地位。洞悉这一史实，不惟对于理解“古典诗学”至关重要，而且对于认识整个经学时代，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。

然而自现代以来，受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影响，人们对儒家学说猛烈抨击，视同洪水。对待学术传统，不是扬弃，而是断绝。比如就《诗经》研究而言，郑振铎先生即称：

① 在宋代“疑经”思潮下，诸多学者对《诗序》提出了强烈异议，如宋人朱鉴《诗传遗说》卷二云：“《诗》本易明，只被前面《序》作梗。《序》出于汉儒，反乱《诗》本意。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，却自分晓。”又，宋人杨简《慈湖诗传·自序》云：“《诗》之有《序》，如日月之有云，如鉴之有尘，学者愈面墙矣。观《诗》者，既释训诂即咏歌之，自足以兴起良心。虽不省其何世何人所作，而已剖破正面之墙矣。”又，宋人章如愚《群书考索·别集》卷七云：“《诗序》之坏《诗》，无异《三传》之坏《春秋》。然《三传》之坏《春秋》而《春秋》存，《诗序》之坏《诗》而《诗》亡。”

② 关于《毛诗序》的形成与作者，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：其一认为《诗序》成于先秦；其二认为《诗序》出于汉儒；其三认为《诗序》“首序”（即每篇开头一句）成于先秦，“续序”（即每篇首句之后文字）为汉儒增补。故本文暂从汉代说起，汉代也是经学的昌明与极盛时代。参冯浩菲：《历代诗经论说述评·关于诗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3年。

③ 刘小枫：《儒教与民族国家·前言》，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07年。



《诗经》也同别的中国的重要书籍一样，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把他的真相掩盖住了。……我们要研究《诗经》，便非先使这一切压盖在《诗经》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、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，而另起炉灶不可。……在这种重重叠叠压盖在《诗经》上面的注疏、集传的瓦砾里，《毛诗序》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^①。

应当说，郑振铎先生是从探求《诗》本义的角度说这番话的，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也有其历史“正当性”。糟糕的是，他所提供的“扫除《毛诗序》”的处理方式失于武断，以至于直到今天，“就诗论诗”逐渐成为解说《诗经》的主要原则^②。《诗经》的文学意义固然得到大力彰显^③，但同时带来的，却是《诗经》经学意义的排斥与失落。现代再谈起《诗经》，为数不少的读者乃至研究者，都会斥《毛诗序》为“用穿凿附会、比附书史的方法曲解诗义，宣扬封建教化观点”^④，甚至对之不予理睬。如此一来，便把经学传统也丢掉了。用蒋庆先生的话说，现在的《诗经》研究，很大程度上“犯了‘五四’以来中国学人打破

① 郑振铎：《读毛诗序》，《郑振铎全集》第四卷《中国文学研究》（上），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—6页。

② 参程俊英、蒋见元：《诗经注析·序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1页。

③ 今人刘毓庆《从经学到文学——明代诗经学史论·自序》称：“《诗经》学从汉唐迄宋元的一千多年间，都迷失在了经学与理学的迷雾之中，只有明代《诗》学走出了这迷雾，寻回了自己的路。……明代‘诗经学’是《诗经》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，而且是自汉迄清的两千多年间，唯一恢复《诗经》本貌，对其进行文学研究的一个时代。”（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15、19页）但是明代科举考试，依然“《诗》主朱子《集传》”（《明史·选举志二》），而《诗集传》在总体倾向上依然“尊序”，《诗经》社会作用的发挥依然是经学的。

④ 夏传才：《诗经研究史概要·宋学诗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，郑州：中州书画社，1982年，第135页。

‘家法’进而不懂‘家法’的通病”^①。这一研究格局，是发人深省的。

由此，站在今天，我们应当抱持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，努力探求《诗经》这部经典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。在笔者看来，这才是真正接通中国古典并焕发其现代青春的唯一途径。以往常常呼吁，要坚决摒弃《毛诗序》，追索《诗经》的“本相”。诚然，《毛诗序》所解《诗》义，与《诗》之本义或许有所区别，这是“诗本义”和“经学义”的差别问题，容笔者另文再论。问题在于，《毛诗序》阐释系统下的《诗经》面目，也代表着《诗经》历史长河中的一段“本相”。而这段历史，为现代诸多学者所竭力排斥。而我们实际要做的，其实首先应该把《毛诗序》所代表的这段历史弄清楚，再说批判的话^②。如此主张，倒不是像有的学者所提倡的那样要“重建儒学王官学”，而更有一点“重启古典诗学”以及“建设中国的古典学”^③的意味。在这一点上，《周南·螽斯》一诗诗教义的阐说，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。

在今本《毛诗》系统中，《螽斯》是《周南》的第五篇，共三章，章四句。诗云：

螽斯羽，诼诼兮。宜尔子孙，振振兮。

螽斯羽，薨薨兮。宜尔子孙，绳绳兮。

① 蒋庆：《当今儒学存在的问题》，“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儒学中心讲座讲演稿”，2010年4月9日。

② 柯小刚先生《“五四”九十年古今中西学术的变迁与今日古典教育的任务》一文称：“‘五四’的时候，无论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还是提倡各种新潮主义的新文化健将，普遍有良好的中国古典学养。……今天谈传统文化的复兴，首要的任务很可能不是反思批判‘五四’的反传统立场，而是老老实实补课，补中国古典学养的课。”（氏著：《道学导论（外篇）》第六章）窃以为，反思批判“五四”的反传统立场，与补中国古典学养的课，不妨同时进行。

③ 参刘小枫：《重启古典诗学》，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10年。



螽斯羽，揖揖兮。宜尔子孙，蛰蛰兮。

《毛诗序》解题曰：“《螽斯》，后妃子孙众多也。言若螽斯不妒忌，则子孙众多也。”对于这段文字，自汉至清，历代学者解说分歧并出，各各不一。梳理各家之说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《螽斯》一诗在经学时代诗教义的呈现与发挥。

在《毛诗序》的这段解说中，有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：一是“不妒忌”，一是“子孙众多”。接下来的讨论，便主要围绕这两个关键词展开。

后妃不妒，若螽斯不妒

《螽斯》解题文字，通常的读法是：“《螽斯》，后妃子孙众多也。言若螽斯不妒忌，则子孙众多也。”言下之意，是说后妃之所以子孙众多，是因为后妃不妒，就像螽斯生性不妒一样，即所谓“后妃不妒，若螽斯不妒”。毛亨之《故训传》是不给《毛诗序》作解的^①。郑玄《毛诗传笺》在对《诗》文本的笺释中对《诗序》作了解说。于首章“螽斯羽，诜诜兮”句下，郑氏云：“凡物有阴阳情欲者，无不妒忌，维蚣蝮不耳。各得受气而生子，故能诜诜然众多。后妃之德能如是，则宜然。”于“宜尔子孙，振振兮”句下，郑氏云：“后妃之德宽容不嫉妒，则宜女之子孙，

^① 冯浩菲《历代诗经论说述评·关于诗序》云：“至于《毛传》何以不释《序》，只要明白《毛传》训诂条例，就不难理解。一则毛公传《诗》，以简约为特征，凡字句明白易晓者均不加注。在他看来，《序》文易晓，故一般不烦加释；一则间或有所补释，则随对诗辞注释而出，更多的则是表现为《传》《序》互相为用。”前揭，第160页。

使其无不仁厚。”唐人孔颖达撰《毛诗正义》疏解《诗序》及《郑笺》，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推阐，解《诗序》云：“此不妒忌，得子孙众多者，以其不妒忌，则嬖妾俱进，所生亦后妃之子孙，故得众多也。《思齐》云：‘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’《传》云：‘大姒十子，众妾则宜百子。’是也。”解《郑笺》云：“螽斯之虫不妒忌，故诸蚣蝮皆共交接，各各受气而生子。故螽斯之羽诜诜然众多，以兴后妃之身不妒忌，故令众妾皆共进御，各得受气而生子，故后妃子孙亦众多也。”^①

接下来我们要问，《诗序》的这种通常解读所体现的诗教意义何在？宋人范处义首先肯定了这种解读背后的教化意义，云：“《螽斯》，亦言后妃不妒忌之效，与《樛木》之意同。《樛木》专美文王所履之福，《螽斯》则言文王则百斯男，本支百世，皆原于后妃之不妒忌，其效岂浅浅哉？”^②明人朱善对这一教化意义析理得更为明了，云：

《樛木》美后妃不妒忌，而众妾有祝愿之诚。《螽斯》美后妃不妒忌，而子孙有众多之盛。盖正家之道，始于闺门。尊卑之分虽不可以不严，而必均其施于房帷之间；贵贱之位虽不可以不定，而必需其泽于衽席之际。故上无嫉妒之心，则下无怨恨之意，和气充溢，瑞庆流衍，福履之绥，子孙之众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。噫！此文王、大姒之德所以为盛，而有周八百年之业所以必自此而基之也欤^③！

① 本文《毛诗序》、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、《孔疏》文字，均本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），下同。

② 南宋·范处义：《诗补传》卷一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明·朱善：《诗解颐》卷一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由螽斯群飞，而后妃不妒，而正家闺门，而严尊卑之分，而定贵贱之位，而推文王太姒之德，终而崇有周八百年之业，这是经师解《诗》、阐发诗教之典型理路。这与《中庸》所谓“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”体现出的，实际是同样一种儒家政治观念。

后妃不妒，非螽斯不妒

不过到了宋代，疑经改经蔚然成风，在《诗经》研究方面，“反序”、“尊序”之争成为宋代《诗经》学发展的一条主线^①。如此一来，《毛诗序》之说，包括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、《孔疏》之解似乎遭到了严峻挑战。然而当落实到每一首诗的解说时，却不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“反序派”与“尊序派”在维护诗教意义这一点上，绝非完全对立，反倒实现了汇合。所谓“反序”，也无非是从“情理”和“文辞”等方面加以诘难，而这其实又无碍经学本旨之大局。

譬如《螽斯》，北宋“反序派”代表人物欧阳修解说诗旨云：

《螽斯》大义甚明而易得，惟其《序》文颠倒，遂使毛、郑从而解之失也。螽，蝗类，微虫尔，诗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？此尤不近人情者。螽，多子之虫也，大率虫子皆多，诗人偶取其一以为比耳。所比者，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。据《序》，宜言“不妒忌，则子孙众多，如螽斯也”。今其文倒，故毛、郑遂谓螽斯有不妒忌之性者，失也。振振，

^① 参洪湛侯：《诗经学史·诗经宋学·关于反序存序的论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329页。又参戴维：《诗经研究史·宋代诗经研究》，长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13页。

群行貌。绳绳，齐一貌。蛰蛰，众聚貌。皆谓子孙之多，而毛训仁厚、戒慎、和集，皆非诗意。其大义则不远，故不复云^①。

需要注意，欧阳修在这里所反对的是毛、郑“后妃不妒，若螽斯不妒”一说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螽斯微虫，诗人当无法确知其心是否不妒，认为这有悖人情；而毛、郑之失在于《序》文颠倒，正确语序应该是“不妒忌，则子孙众多，如螽斯也”。换句话说，对于《诗序》，不能理解为“后妃不妒，若螽斯不妒”，而当理解为“后妃不妒，非螽斯不妒”。他所谓“《螽斯》大义甚明而易得”，又说《毛传》“其大义则不远”，则进一步证明了欧阳修在“后妃不妒”一点上的维护与赞同。而这，与《诗序》、毛、郑所主张的诗教本旨并无二致。

清人陈奂则提供了对于《诗序》文字的另外一种读法，他认为当在“言若螽斯”下绝句^②，则《诗序》文字就成了“《螽斯》，后妃子孙众多也，言若螽斯。不妒忌，则子孙众多也”。这种句读与通常读法在理解上的不同恰恰在于，照此读法，《诗序》之意当是“后妃不妒，非螽斯不妒”。这与欧阳修颠倒《序》文的用意一样，都试图解决他们看来称“螽斯不妒”在情理上的悖谬。

但欧阳修通过更易《序》文顺序来解《诗》，毕竟有失《诗序》原貌，不能算作解经的严格途径。因此到了朱熹，同样反《序》，却采取了另外一种解决方式，即变“兴”为“比”。其《诗序辨说》卷上“螽斯”条云：“聚处和一而卵育蕃多，故以为

① 北宋·欧阳修：《诗本义》卷一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清·陈奂：《诗毛氏传疏》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·经部》影印“吴门南园扫叶山庄陈氏藏版”。